散文

秋色赋

■唐运华

才割过的豆地里，残留着一层密密的褐色豆叶、枯黄结实的青草、一串串像琉珠大小泛着黄色散发着诱人香气的“马炮”。一只蚂蚱不知受了什么惊扰，突地从豆地里飞起。一般的蚂蚱灰褐色，体积小，在地上很不起眼，飞几尺远便要停落。可，这只蚂蚱很大。当它在澄澈的蓝天下展开五彩的内翅时，非常好看，而且它会使枯草发出“沙沙”的声音，像一只小鸟在地里飞起落下。它飞过旁边碧绿的红薯地、朵朵棉桃绽放的棉花地。如果你想捉它，那简直是妄想。你好奇地追了一程又一程，累得气喘吁吁，它又飞落在前方不远处，让你不得不放弃心中的不甘。

秋分过后，炕烟叶进入尾声。烟叶地里的烟叶只剩下上部叶片。青绿色光秃秃的烟柴上，斜长着嫩绿的烟杈。烟柴上部残留的几个叶片，布满疙瘩叶泡，凹凸不平。烟叶下面的红薯抓紧时间生长。纵横交错的红薯藤把烟叶背垄的空地侵占，红薯藤昂起头伸到烟柴的半腰。顺着烟叶背垄望去，整齐的烟秆齐刷刷地延伸向远方的地头。烟叶是农民盖房、娶媳妇、给孩子缴学费、买肥料的保障，农民伺候烟叶比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精心。

天刚蒙蒙亮，村子还沉浸在寂静之中，泡桐树叶上扑嗒嗒滴着露水。出烟炕了，烟炕周围飘出浓浓的呛人的烟草味，地上摆放着一溜溜才从烟炕里拿出的一秆秆烟叶。烟叶炕得好坏反映在主人的脸上。自家烟叶炕得金黄色，主人脸上挂着掩饰不住的笑意，拿烟秆的脚步也变得轻盈。有人说“一抹秆子不用拣，都是二号”。烟叶炕得黑黄相间大花脸的女主人撅着嘴，嘟囔着“卖不够煤钱，下一炕不打了”。

秋风飒飒吹起，黄叶在秋风中飘落，秋蝉的鸣叫也变得衰弱。夏天的蝉鸣劲道十足，像使不完力气的年轻人。当烟叶炕完，玉米叶枯黄、玉米棒成熟时，蝉鸣低低的，嘶哑着嗓子，叫一会儿歇一会儿，像步入暮年上气不接下气的老人。深秋的阳光稀薄无力，毫不吝啬地洒在小院里、房顶上，树叶返射出白亮亮的光。小河两边成排的白杨树伟岸、劲拔，直冲云霄。杨树叶在秋风中哗啦啦作响，空中旋转着飘落的片片杨叶，像一只只飞舞的蝴蝶。

月亮早早从东边村子的上方升起，西天一颗硕大的星星闪烁着红光。这天是中秋节，虽已到晚上，为抢墒耕种，全家人还在地里拾玉米秆，为明天犁地做准备。原来密不透风的玉米青纱帐，已被砍去，田野变得一片空旷。我们把玉米秸收拾成堆，放到架车上。月亮圆得像等会儿回家就能吃上的月饼。月亮的暗影处真像是老人讲的，吴刚在桂花树下长年累月不停地捣碓舀。

院子里堆满了从地里拉回来的玉米棒子，要熬夜加班剥玉米。给玉米棒剥皮时，要留两三片玉米皮，以便于辫成玉米辫。辫好的玉米辫挂在树上，或挂在用檩子搭的玉米棚上。面前小山一样的玉米堆，我发愁什么时候才能剥完。剥着剥着，忽然感觉肚皮或者脖子被什么狠狠咬了一下。我大呼小叫地脱掉上衣，把趴在身上吃得肥嘟嘟的玉米钻心虫抖掉。这时，邻居老太太来串门，边帮剥玉米边与我们聊天。她讲起，她给富人当丫鬟的童年，不幸丧子的中年，一个人踽踽独行的老年。她贫贱卑微的一生，让我不胜唏嘘。

这些是我多年前对秋天的记忆。现在渐渐脱离土地的我，对秋天的感觉和记忆日渐模糊。

七律

四季

■七秩翁

早春

报春喜鹊叫喳喳，冬麦青青发嫩芽。
岸柳枝枝新吐翠，山坡片片又栽茶。
丝丝细雨润千里，暖暖微风唤百花。
农户辛劳忙耕种，欢声笑语伴朝霞。

盛夏

暑气蒸腾似火烧，农田万顷近枯焦。
黄鹂无力鸣翠柳，白鹭难能凌碧霄。
幸有机喷施雨露，多亏肥促壮禾苗。
酬勤自古是天道，大旱之年亦富饶。

晚秋

姹紫嫣红万果香，中秋已过百家忙。
寒来暑往别鸿雁，雾去云飞现酷霜。
飒飒风吹千叶落，柔柔日照双鸢翔。
丰收岁岁民康泰，举国欢腾喜气昂。

寒冬

瑞雪丰年紧紧捱，“梨花”树树白皑皑。
寒风阵阵荷乱，冷雨潇潇瘦雀呆。
亿万民工归故里，几多翁妪盼亲孩。
新春又到喜团聚，五福临门和睦来。

小小说

录音机

■飞鸟

庆丰老汉的孙子山山想要一台录音机。庆丰老汉去县城寻摸了一大圈，也没有找到他记忆里的那种录音机。“那种单卡或双卡的台式录音机哪里去了呢?”庆丰老汉站在阳夏县街头发了一会儿懵。

他曾经买过一台单卡录音机。那年田里的棉花大丰收，价格又高，庆丰老汉卖完棉花，揣着棉花款去了县城的百货商店，买了一台录音机。白天给老娘放豫剧《花木兰》、太康道情《王金豆借粮》，晚上给老婆秀芬放流行歌曲。日子像田间地头的花朵，像花朵上嗡嗡着的蜜蜂，像蜜蜂酿出的蜂蜜，甜甜的。后来，电视机进入了庆丰老汉的家，录音机慢慢地“谢幕”了。

庆丰老汉走进路边的阴凉，买了瓶矿泉水，决定再找找，一定要满足山山的要求。庆丰老汉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山山，期末考了全校第二名。庆丰老汉问孙子：“你想要什么东西?”山山忽闪几下大眼睛，说：“爷爷，你给我买台录音机吧。”庆丰老汉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这进了城，才发现并不好办——进了好几家卖电器的超市和商场，琳琅满目的电器差点晃花庆丰老汉的眼。各样的空调、风扇、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、热水器等应有尽有，但唯独不见录音机。

他喝完矿泉水，走进一家名叫通达家电总汇的商场。

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女孩迎上来礼貌地问：“大爷您好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?我可以帮您。”

商场里凉风习习、空气清新，庆丰老汉惬意地呼吸着，说：“俺想买台单卡，不，双卡录音机。”

女孩愣了下，微笑着说：“大爷，现在科技发展多快啊！您说的那种录音机早被淘汰了，现在的智能手机、复读机、导读机、MP4等，都有录音和播放功能。二楼的小家电总汇，就有您需要的东西。”

庆丰老汉去了二楼，又被各种各样的小家电弄得眼花缭乱。幸好有女孩的帮助，他买了台导读机，学了好几遍，才学会如何操作最简单的录音和播放。

庆丰老汉回到家，没进门就喊：“山山，录音机买回来了。”

一个白净清瘦的小男孩迎出来，满脸喜色，但很快就不高兴了，说：“爷，你空着手呢！骗人。”

庆丰老汉哈哈大笑，说：“看俺手里没有是吧。在这里呢!”庆丰老汉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个精美的方盒子，打开，拿出台巴掌大的导读机。

山山惊奇地问：“这是录音机?”

庆丰老汉点点头：“这就是录音机。”

庆丰老汉摁下录音键，说：“山山，你说话?”

“爷爷，我说啥?”

“随便说。”

“爷，我背首唐诗：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”

庆丰老汉摁下播放键，刚才两个人的对话播了出来。山山高兴得跳了起来。山山很聪明，一遍就学会了如何操作录音和播放。看着孙子高兴的样子，庆丰老汉的心情也格外舒畅。晚饭时就多炒了两个菜，喝了几杯老酒，越发畅快了。他想起儿子儿媳好久没来电话了，就拨通了儿子的电话。

电话通了，山山像往常一样凑过来。但，他从不接电话，任凭庆丰老汉如何哄劝，也没能奏效。任凭电话那头儿子儿媳如何央求，山山也不接电话。庆丰老汉想，这也不能怪孩子——山山很小的时候，儿子儿媳就去深圳打工了，每年春节才回来一次，孩子和他们生分，也正常。

晚上，庆丰老汉起来去山山住的小屋——查看蚊香燃完了没。忽然，听见儿子和儿媳的声音，还夹杂了孙子的笑声。难道儿子和儿媳回来了?他快走几步，到了门口，声音消失了。他站住，发起愣来。突然，儿子和儿媳的声音又响起来。庆丰老汉发现这是他和儿子儿媳电话里的对话。庆丰老汉终于明白山山为什么要录音机了。庆丰老汉听着孙子山山一遍遍地重放着儿子儿媳的声音，泪流满面……

诗歌

童年

■杨玉美

孩子的天真烂漫
将我的思绪牵回到那遥远的童年
我孩提时的岁月
掺和着多少眼泪和心酸

记得母亲常领着俺到田野间
我穿着带补丁的小褂儿
一手扯着弟弟 一手提着小篮

烈日下母亲不停地拔野草
脸上汗珠串串
我在挖野菜
弟弟趴在草丛里玩

归途，母亲背着沉重的野草
一步一喘
腰弯成弓就像背着一座山

我一手扯着弟弟 一手提着小篮
紧紧地跟在后边
顾不得饥肠辘辘
更没功夫撒娇贪玩

孩子的童年充满乐趣
而我童年应有的欢乐
已被饥饿的利剑斩断
我已把这些收入我人生旅途的行囊
因为小褂上补满我的回忆
小篮里装着我的童年